

八編經世類纂(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迺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六

上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大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子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生與
公共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六

上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夫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主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目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船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爲學官倬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凡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人編集

奏書六

主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其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漢書百官表凡屬郡屬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百
石不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人編集

奏書六

四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選

豆千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園蔬牧兒莧豎至于新刈其下順帝感翟璜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書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祿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航楫櫓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坼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
悅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譎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六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
之臣息其鬪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七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此史儒林傳序

李廷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輿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二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覺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未殘酷弦之
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
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
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三篇復置生七十
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
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
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
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
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
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人編類纂

卷青太

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
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
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
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
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闕懷又多
彼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情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
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
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
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
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
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
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于是臨
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其後命輪軒而致玉
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
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
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
中竭重席之興于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人編類纂

卷青太

十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
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
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
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
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縉紳咸
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
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刻挾音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漢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舛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臾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人編類纂

卷十七

學類

上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人編類纂

卷十七

學類

上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戍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曰：

采芣苢集 卷七 序類

采芣苢集 卷七 序類

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

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驛驛角弓，劓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

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曰：絲絲葛藟，在河之洲，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杜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角弓

杜三詩正棠棣

行葦之反也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

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

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

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之有於此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尊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人編類纂

卷七

學類

事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於是畫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歿而

是足大逆
棄傳處死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騎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歿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人編類纂

卷七

學類

六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執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王不得爲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息卒未莖晉侯飲酒樂膳宰屠廟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按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溺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人編類集

卷十七 學術

本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見之學抄
如此發不
盡無能之
士也

人編類集

卷十七 學術

本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摩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卨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莽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皋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弄弄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人編類集

卷之七

學類

九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倣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章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擬拾修補於煨

清室此意
所失矣

好佛老
好功利之
則為

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溪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譁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人編類集

卷之七

學類

十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書普感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在此下
亦在此

人編類纂

卷七

士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遠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遠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遠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遠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卨，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校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陽明

傳經諸儒之派

周易

○商瞿 軒臂 矯疵 周擊 孫虞 田何

孟喜 焦延壽 焦贛 京房 姚平

白光 翟牧 殷嘉

趙賓 戴崇 乘弘

張禹 彭宣

魯伯 毛萁如

邵丹

衡威

衛胡

梁丘賀 梁丘臨 五鹿充宗 士孫張

主駿 鄭彭祖

人編類纂

卷七

士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為上古，文周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為真，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於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徒關中，于是易入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為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為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永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金

曹魯——曹社

陳昇一 鴻

殷崇

龔勝

張無敵

善

古文尚書 ○孔安國 都尉朝 庸謂 胡常 徐敖

王 璜

金 惲

系 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漢杜林最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爲作訓鄭然石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爲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方輿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爲僞書平當周敞皆經師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恭典寶原命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樊並之而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晁氏武云亦僞書

齊詩

韓國生夏侯始昌 后蒼

匡衡 滿昌 張耶

麗奉 師丹 皮容

關門慶忌

蕭望之 伏理

趙綰

韋 賞

王 臧

韋 茂

韋 實

唐長安

徐公

張長安

許晏

褚少孫

王扶

薛廣德 龔舍

人編類纂

張遊卿

士 本

賁生

韓詩

朝嬰

趙子

蔡誼

食子公 栗豐 張就

王古 長孫順 髮福

毛詩

十子夏 申生 毛亨 長 賁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
 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
 爲齊詩魯中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
 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
 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
 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
 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曹衛魯詩
 亡于西晉韓詩內傳亡于情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
 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于夏其說多合
 人編類纂 卷七 詩 七
 于金縢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
 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已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
 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
 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
 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
 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 卜子夏公羊高 公羊平 公羊地 公羊敢

公羊壽

貢禹 棠谿惠 箕都
 嚴彭祖 王仲

東門雲
 公孫文

公羊壽

晝仲舒 褚大

胡毋子都 麴公 睦孟 顏安樂

段仲溫

劉向 左咸
 冷豐 馬官
 佳公

呂步舒

徐公弘 孟卿 陳廣 楚路 孫賓

人編類纂

卷七

傳類

本

左傳

左丘明 曾甲 吳起 吳期 鐸椒 虞卿

孫卿 張蒼 賈誼 賈公 張禹 尹更始

程方進

尹更始

尹咸 劉歆

胡常 賈護 陳欽 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周慶

丁姓—申章

子—孫—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成

劉向—房鳳

人編類纂

卷七

九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其寡惟侯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樹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客爲左氏張玄馬顏氏，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通

公羊爲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祠安國列于學宮，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人編類纂

卷七

十

禮—商堂生

徐生—徐襄—徐延

公戶滿

桓公

單次

間人通漢—方梁

蕭奮—孟卿—后倉

戴聖—楊榮

戴德—橋仁

閔公卿

慶普

夏族徽

慶成